

中国当代小说作家丛书

风 波未平

王保民 主编 邢可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

风波未平

邢 可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桂)新登字02号

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

风波未平

刑 可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市民族大道东段) 南宁星火印刷厂印刷

字数：70千 开本：787×1092 1/36 印张：4

印数：1—5,000册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包晓泉 封面设计：张文昕

总策划：冯 艺 技术设计：韦方红

ISBN 7-5363-1855-3/I·448(D) 定价：2.20元

目 录

主攻篇（代序）…林斤澜（1）

写在《风波未平》前面

……………荆可（6）

雾……………（1）

看不见的歪脖子树……………（5）

灯光……………（8）

两个失恋的青年……………（13）

爱的考验……………（18）

晚晴……………（24）

冬天的风……………（27）

烦闷……………（30）

不谋而合……………（33）

多才多艺……………（37）

宇宙食品……………（40）

追悼会……………（45）

怪癖·····	(48)
未当作家之前·····	(51)
疯疾·····	(54)
风波未平·····	(57)
萍水相逢·····	(60)
身份·····	(64)
钥匙·····	(68)
涅槃·····	(71)
远近·····	(76)
姓名·····	(81)
离婚之后的妻子·····	(84)
不该说透·····	(88)
生活的舞台·····	(92)
他俩会幸福吗? ·····	(96)
鸽子·····	(101)
姑娘来到之后·····	(104)
列车上遇到的姑娘·····	(108)
迷惑·····	(113)
夫妻·····	(117)
彩电·····	(120)
饭前饭后·····	(122)
啊, 一万元·····	(126)
孙子与孙子·····	(129)
村姑·····	(132)
后记 ·····	王保民(136)

雾

晨雾，一片茫茫，这在当地是少有的。

汽车像乌龟似的爬行，喇叭声不断，人急得头上冒火。车灯开着也没用，盘旋在车头前的浓雾，毫不客气地把灯光吞噬。骑自行车的人好似电影里的慢动作，一片铃声，拥挤的人群像干涸湖中的鱼。

A好不容易才从那“湖”中挤出，挤进工厂，坐到他的办公桌前。但他沉闷的心情并未减轻，心中的雾团，比自然界的雾更令他迷惘、烦恼、忧郁。

他是个性格开朗的人，坦率诚实，聪明能干。因此，很少有人注意到并相信他也会有苦恼，有忧愁，总认为他一切都很顺，是时代的骄子。按说，他也真够幸运，大学毕业，年仅二十八岁，当厂办主任已经两年。去年又被接受入党，离转正只有两

个月余。

然而他的烦恼，痛苦正是由此产生的：一个月前，党支部组织委员找他谈关于转正问题，指出了他入党后有严重的骄傲情绪，好表现自己，目中无人。而且一直不改。为此他三天没吃好饭，没睡好觉。深夜，他一个人仰面躺在床上，像过电影似地把自己短暂的人生不知过了多少遍，也找不出一件带着骄傲标签的“画面”。不错，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为此也没少与人争论过。但那是为了弄清事实，阐明自己的观点，并无其他想法。难道这就是骄傲，就是表现自己？

为此，他只好盲目地违心地努力克制自己，尽量少说话或不说话。特别在讨论问题时，他为了避免去反驳那些不正确的意见，常常假装瞌睡，用手托着头，偷偷把手指塞进耳朵里，以免触到自己“不虚心”的神经。

这招倒真灵，最近副书记和他谈话，就很高兴地表扬他进步很大，比过去谦虚多了。他真想狠狠骂他一顿，也骂自己一顿。因为他心里清楚，他的所谓“谦虚”、“进步”，实际上是迁就，不负责任。比如对厂长的“谦虚”，就可能酿成大祸。作为大学锅炉专业的高才生，他深知厂长为提高产量而采取的措施，是对锅炉摧毁性的使用，很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故。但他又很清楚，如果现在向厂长提出意见，他决不会接受，更不会采纳。如果

和他争论，肯定又会得到一顶骄傲、表现自己的帽子；而即将来临的预备党员的转正，肯定会遇到麻烦……

无奈，他只好像基督教徒似的暗暗祈祷，希望锅炉不要出问题。

离转正只有十几天时间，他的转正申请已经写好。那是他在忍受着歉疚、忧愤、自责、痛苦的矛盾心情中写的，有很多话是违心。他只希望锅炉别出事，别在转正之前出事。转正后，那些决定他政治命运的“拳头”将失去主动权，他们是不敢也不能为此而开除他的党籍。

谦虚，骄傲，这两个极为普通的词并不难懂，但在实际生活中，它们的真正价值却常常像“处女”似的被人玷污。

突然，传来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窗玻璃哗啦啦响着往下掉，天花板上的壁灰也纷纷下落，落在地板上，落在他的办公桌上，发出令人战栗的声音。

他突然感到头晕，仿佛失去了知觉。他担心的问题终于发生了。提前发生了。一种犯罪的感觉揪住了他的心。他想立即赶到现场看看，做点善后工作。可不知为啥，他竟无力从藤椅上站起身来。

晚了。一切都晚了。现在到现场又有啥用呢？他十分清楚这一事故给全厂、给国家造成什么样的重大损失！但谁该为这一重大事故负责呢？厂长？还

是他自己？

他痛心、悔恨，骂自己不是人，恨不得把自己杀死。

他沉默一会儿，抖动着双手，终于打开抽斗，拿出他已写好并抄得整整齐齐的转正申请报告，毫不犹豫地把它撕了。

雾，尚未散去。然而，他心中的“雾”，仿佛略微淡了一点儿……

看不见的歪脖树

我家门前有条柏油路不算宽最多有四米。路两边是楼房高高低低新旧不一。从我家往东十几米处柏油路直直地向南拐去。拐弯处靠里角有棵大腿粗的白杨树。白杨树紧挨路边小学生从它身边经过常常不自觉地摸它一下。时间长了树杆上便留下油滑的痕迹在太阳下闪闪发光。

有年夏季大雨连下几天。大地喝饱了雨水踩一脚软乎乎的像海绵。雨后接着刮风风很大呜呜直叫。拐弯处那棵白杨树像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推歪成四十五度占去小半个路面。

从此人们从那经过都得靠外角多走几步。因为谁都没有勇气用自己的脑袋去跟树杆较量。但聪明的人们能少走半步决不多走半步白白浪费气力。所以我发现人们从那路过时总是紧贴树杆擦身而过。为了不让自己的脑袋撞在树上带来不必要的痛苦他

们常常不自觉地歪一下脑袋。仿佛不那么歪一下脑袋就会被树杆撞起一个馒头似的大包。其实他们即使不歪脑袋树杆离他们的脑袋至少也有十几公分的距离。

风雨过去很久那棵树也没有直起腰身。就那么成四十五度角向路面歪斜着。城市绿化队的人不知是否看见那棵歪斜的树。反正是无人过问更无人去把那棵被风刮歪的白杨树扶正。人们从那路过为了少走那怕是半步路总要很自然地歪一下脑袋。

不记得过去了多长时间也不记得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把那棵被风刮歪的白杨树锯掉了。被锯掉的白杨树留下一个离地面约有十公分高泛着白光的树墩。那泛着白光的树墩仿佛是一只大眼睛每天都不知疲倦地瞪着来往的行人。

我发现人们从那路过并没有因为那棵歪斜的树被锯掉而少走几步紧挨路边通过。他们仍像过去那样绕个弯白白的多走几步。而且他们从拐弯处经过的时候仍然像过去那样不自觉地把脑袋向外边歪一下为的是不碰到那已经不存在的树杆上。

开始发现这种现象时我感到分外惊奇。一有时间我就站在家门口呆呆地观看连吃饭都忘记。但没过多久我就失去新鲜感觉得人们歪一下脑袋是自然而然稀松平常而又实在乏味的事情。

后来我参加高考有幸被录取到外地上学。人们从那经过是否还为了不撞到树杆上而歪一下脑袋我

已没有兴趣再去关心。不过我估计从那路过的人们决不会还像过去那样不自觉地歪一下脑袋。但歪脑袋的人可能还会有的至于他们要歪到什么时候我可说不清最好去问他们本人。

灯 光

命运像个顽皮的孩子，凭它的兴趣捉弄人。故，一个人很难预见到自己一生的成败祸福。

上中学不久，我受语文老师的影响，发誓要为自己捞一顶作家的桂冠。然而二十多年的时光，悄悄从我身边溜过，也未能挤进作家的行列，仅仅成了一个为作家们做嫁衣裳的文学编辑。

我很不服气，仍然孜孜以求，糟蹋稿纸和笔墨，像乌龟一样在小方格上爬行。节假日，工作之余，我总把自己拴在写字台上，苦苦思索，辛勤笔耕，和我作品中的人物一起受苦，像十字架上的耶稣。欢乐是有的，但更多的是失败和失败带来的痛苦。

晚上熬到深夜，第二天还要起床去上班，何苦呢？真是邪门！虽然有益的追求能给人带来力量，带来快乐和幸福，可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而且，追

求中的苦恼往往超过快乐。我常常想搁笔，洗手不干，学那些知足常乐的人，聊天、打牌、看电影，逍遥自在，过一种轻松愉快、无忧无虑的生活，可又于心不忍。尤其偶尔有了点成绩，胸中的火便呼呼地烧，浑身发热，手中的秃笔也就不肯安生。碰到几次失败，就又心灰意冷，垂头丧气，“洗手”的念头十分强烈。我常常在这种矛盾之中挣扎，自己也莫名其妙。

一天秋夜，我又熬到下一点。灵感仿佛被魔鬼偷走了，越写越别扭。我气得把笔扔掉，把写满的几页稿纸撕得粉碎，摔到地上。我暗暗发誓，再也不受这份洋罪了。

心里烦闷，想透透空气。我拉开窗帘，推开窗户。一股凉风扑面而来，我深深吸了几口，顿觉心里清爽舒畅了许多，偶尔一抬头，我发现对面楼上有个窗户亮着灯光，在四楼中间。整整一座大楼，只有那一个窗户有灯光。天空很暗，灯光特别明亮。我立即想到，那灯光下的主人，可能也是一个为了理想追求而孜孜不倦的人。此时，他（她）可能正在皱着眉头苦思冥想，或者陶醉在成功的喜悦之中。想到这里，我身上一振，仿佛有一股力量在血管里涌动，流遍全身。尽管那个人是男是女，多大岁数，姓甚名谁，做何工作，我全然不知，可在我面前，立刻矗立起一个奋斗者的高大形象。我为其骄傲，我感到自愧。我要追上他（她）、超过他

（她）。产生了一种结识他（她）的强烈愿望，恨不得立即去叩响他（她）的门，拜访他（她），拥抱他（她），结为知己。然而我看看表，已经一点四十五分，我只好压住自己的激情。

心中的火在燃烧，力量和信心又回到我身上。我感到浑身轻松，头脑清醒，精神振奋，有一股抑制不住的力量，像奔腾的江河，如滚滚波涛，推动我向前。

我又产生了写作冲动。回到写字台前，我拾起钢笔，铺开稿纸，奋笔疾书。从未见过的人物，跳到我面前；从未想过的语言，凝聚我的笔端，在方格纸上奔跑，留下一行行坚实而又优美的脚印。我忘记了疲劳，忘记了时间，忘记了世界上的一切。面前只有我的人物，我的天地，我的理想的自由王国。

我一口气写到天明，竟写出三千多字。回头读一遍，颇为满意。我的兴奋之情是可想而知的。

从此，每日深夜，我都注意对面楼上的窗户，几乎每夜都有灯光，一直亮到深夜。一看到那灯光，我就受到鼓舞，就能写出意想不到的文字。那灯光，给我智慧，给我信心，给我灵感，给我永不疲倦的精力，它不是一支普通的电灯，而是我生命的灯塔，是我新的生命放射出的光辉。

我每天夜里写，面对着那神圣的灯光。写得顺利、轻松、愉快，简直是一种享受。我把写好的东

西寄出去，很快就发表出来，受到朋友的好评。

我很兴奋。我感激那灯光和灯光的主人。我要去拜访他（她），告诉他（她）我的成功。告诉他（她）这成功是他（她）带给我的（虽然是无意的，我也感激万分），让他（她）分享我成功的快乐和幸福。然而我又怕见他（她），说不清为什么怕。我终于没有勇气登上对面的楼房，没有勇气去叩响那扇门扉，虽然我可以准确无误地找到那个如同殿堂一样神圣的红漆小门。我多次冲动过，冲动得想立即拔腿下楼，向对面跑去。但我还是抑制住了，没有那样做。也许是虚荣，也许是害怕，也许是自私，我说不清，反正我没去——虽然我非常想去。这矛盾常常在我心中搅动，折磨得我忐忑不安，我却作不出明确的决断。

这天夜里，已经十二点多，我抬头看看对面楼上，不见了那个灯光，奇怪。接着，第二天、第三天、仍不见那个灯光。我的心不安了。灯光为何消失了？它的主人呢？去投亲、访友？还是因为出差、有病住院？也可能去参加学术会议、领奖大会吧？那是可能的，凭那每夜的灯光。我无心写东西了，脑子里乱七八糟、胡思乱想，像一团乱麻，总也理不出个头绪。我强迫自己不去想，但不行，做不到。那灯光对我太重要了！没有了那灯光，我便失去正常的思维，失去自制力，仿佛连生命也像燃尽的蜡烛，与那灯光一起熄灭了。

我再也写不出东西了，一个字也写不出。甚至连坐到写字台前的勇气和欲望都没有了。我整日心事重重、闷闷不乐、无精打彩。

我陷入不能自拔的烦恼与痛苦之中。为了解脱，我决心不顾一切，亲自到对面楼上去问个究竟，无论问谁。

然而还没等到我的勇气变为行动，一瓢冰凉冰凉的冷水浇到我头上，把我的心情泼凉了，连生命之火也几乎浇灭。

那灯光的主人是个惯偷，已被公安机关逮捕。他白天睡觉，晚上出去作案。那灯光是他的信号，一方面告诉他的同伙，他不在家，另一方面，让邻居认为他未出门。

我的头懵了。我的心碎了。我呆呆地站着。怎么也想不到会这样，脑子里一片空白……